

回味清末老成都
看百年前老照片

一座城，总有风景和故事，虽然岁月流逝，那些流金岁月里的影像斑驳了，但那些故事越来越老，越来越有味道。

四川地处西部内陆，摄影传入的时间相对较晚，位于盆地西部的成都尤其如此。史料记载，成都照相馆最早开办的时间为清光绪中后期。1890年之后，陆续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旅游探险家等携带照相机入川，他们留下来一批珍贵的影像。

哲学家说，建筑是永恒的工作。很多建筑已在岁月里消失，残存的影像已难以辨别。但是无论时空如何变换，这座城依然有其历史余韵与独特风貌。来，从西德尼·戴维·甘博和路得·那爱德的镜头中，我们一起凝望100多年前的老成都。

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本城老照片由四川历史文化学者郑光路提供



图为成都青羊宫八卦亭。图中的这个八卦亭是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1882年）重建的。占地面积289平方米，亭高约20米，底座为正方形，边长约17米。基座刻有乾、兑、震、离、巽、坎、艮、坤八卦卦形，亭上八方也绘有八卦卦形，故亭取名八卦亭。该建筑为木石结构，相互榫卯衔接，不加一钉，不用一楔，而是用枋、枨、枨、枨等凿成穿孔，斜穿直套，纵横交错，丝丝入扣。



图为成都望江楼，边上的是锦江。望江楼，建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下面两层四方飞檐，上面两层八角攒尖。一开始取西晋诗人左思《蜀都赋》中的名句“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而命名为崇丽阁，后因该楼位于锦江边上，又被称为望江楼。



图为站在成都城墙上俯瞰城外景色。在当时城墙是成都城中最主要的建筑，站在墙头可鸟瞰全城。根据史料记载，成都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



图为成都九眼桥。九眼桥始建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由当时四川布政使余一龙所建，当时叫宏济桥。在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该桥在补修时，改名为九眼桥。在1992年，鉴于九眼桥有碍防洪而被拆除，如今成都的九眼桥是后来在异地重建的。



图为成都南门外。在清朝时成都共有四座城门分别为：东门（迎晖门）、南门（江桥门）、西门（清远门）、北门（大安门）。在每座城门之上都建有城楼分别为：东门门津楼、南门门津楼、西门门津楼、北门门津楼。



图为1911年在成都二仙庵外举办的劝业会颁奖仪式。在颁奖台两边各有一面清朝的龙旗，台上站满了清朝官员。在台上的桌子上摆放着包好的钱，这些是用来奖励那些优秀参展产品的。



图为成都文殊院。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当地集资重建庙宇，改称文殊院。这里20多万平方米的地方，尽是木质的川西平原古建筑。

从剑桥开始，遇见设计，遇见再造

2018年早秋，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参加国际诗歌节。英国人禁烟，凡是有屋檐的地方，烟民必须守身如玉，所以每天早晨或黄昏，我和诗人喻言都会从借居的博士楼里乘电梯出来，穿过古典的楼道和精致的花园，前往落叶翻卷的大街上吸烟。

光线很好，剑桥古老的建筑恢弘、精美，两个假装的优雅烟民目光迷离，长时间陷进哥特式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里。很多次，我们看见那些堆积了几百年风雨的老建筑，被巨大的拉网和脚手架小心围起来，有专业工人正在进行技术修缮，他们修缮的方式很谨慎：补缺、刮灰、上漆，动作很绅士，像在缝补一段爱情，又像在熨平一段起皱的人生。

诗人喻言有些感慨，他做过开发商，有过很多成功楼盘的开发经验，于是开玩笑说：技术修缮又慢又花钱，不如指挥两百台挖掘机进场，直接进行强拆，重新做成花园洋房。这的确是个黑色幽默，我笑着回答他：如果是这样，软弱的亨利六世一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然后亲手掐死你。要知道，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的礼拜堂，就是当年的国王亨利六世亲自主持设计的，耗时99年才终于完工，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而很多年以来，剑桥的所有建筑，维修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技术修缮。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这个话题，聊起了国内历史建筑和人文遗产的保护。聊着聊着，两个人居然开始变得忧伤起来。是啊，对一个设计师或者一幢伟大的建筑而言，不要说拆除，就是按原型在原址上再造也是一种遗憾。所以，剑桥的工人们，表面上是在修缮建筑，骨子里却是在维护、坚守着一段永不如烟的历史和文明。

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是：在剑桥大学期间，我居然偶遇了青花艺术家干道甫。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但由于同属一个诗酒风流的生活圈子，相互早已闻名，其实只差一台大酒就可以成为兄弟。所以在徐志摩爱过的康桥，咖啡浓郁，我们一见如故。干道甫刚领完剑桥的艺术设计奖，他其实一直往返于北京和江西，大多

数时间呆在景德镇，和一群艺术家做冰蓝公社。

众所周知，景德镇窑系是传统手工艺技能的精华，尤以青花瓷最为独步，那是周杰伦用含糊不清的歌声热爱过的。干道甫他们的冰蓝公社，做得最漂亮的活儿就是：把现代艺术移到优雅的青花瓷器上去，那些纷乱狂热的泥，经过淘洗、煅烧、揉搓、乳黏，再经过干道甫匠心独具的绘画装饰，最终变成了后来名动剑桥的新青花艺术。简单说，干道甫就是在中国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一场浪漫的设计再造：瓷还是那唐宋元瓷，但器已经有了21世纪的优雅。干道甫用发痒的笔和手，给中国传统青花上了一层全新的釉，是他的设计和再造，给景德镇窑赋予了新的生命。多年前，北京诗人周琦送过我干道甫的一皿青花，后来好像被谁顺走或酒后遗失，但瓷器上那抹扣人心弦的蓝，却多年来留在我心底，长时间挥之不去。

这个过程中，我想起了几乎和景德镇一个时代的涂山窑，这个被认定为宋代黑釉瓷的窑址，位于重庆南山的黄桷埡。和景德镇窑的优雅不同，涂山窑是庶民间窑，所产瓷器动人心魄的青花蓝，他以黑色系为主。只是，除了在三峡博物馆，人们几乎已经很难看到他的踪迹。涂山窑被发掘后，有人认为他见证了一个精致的南宋。但我不这样认为：从色系、胎釉、煅烧来看，涂山窑更多的是见证着古重庆人民的生活：粗粲、世俗、亲切。而精致或颓废的南宋之美，只能用那个时代的景德镇窑来见证。所以，即使同处一个时代，瓷器也有自己的语言和身份。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化遗产，他们其实并没有江湖和庙堂之分。

遗憾的是，涂山窑的窑火已经熄灭，泥坯幽暗，火焰消亡，不仅没有干道甫这样的人去进行设计再造，反而很早就淡出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二

从英国回到重庆，秋意渐浓，城市开始掉叶子，掉在各种现代性的街道上。很多次，站在落日的窗前，看着飘飞的高架桥和近处的楼宇，我就会

想起古老的剑桥，想起那些用技术修缮老建筑的工人，他们对文明和造物主的尊重，让我在这座早已没有了吊脚楼的江城长时间地叹息和感动。吊脚楼是重庆城的符号，涂山窑是另一个，但它们都在不同的城市进程中各有宿命，黯然消亡。

秋天快要结束的某个夜晚，我在重庆著名的白象街遇见了歌手朱哲琴。曾经，她用一张很西藏的专辑《阿姐鼓》打动过许多人，但之后很多年，她远离乐坛，去做一个名叫“看见造物”的文化保护与发展计划。这一次，朱哲琴带着红点设计大奖得主Michael Youg出现，其实她关注的焦点，落在了几乎已经被遗忘的重庆涂山窑上，他们想让涂山窑的火焰重新燃起。

我有些感动。但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刊物的资深工作者，我的希望中本能地夹杂着怀疑：朱哲琴和Michael Youg可以是干道甫，但涂山窑可以是青花蓝吗？那种古朴浑圆的瓷器，历史上更多的时候用作茶具，如果以原貌重返人间，进行批量生产，真的会被更多人接受吗？如果还原，重新进行设计再造，它真的还是涂山窑吗？或者，给传统工艺赋予现代的生命，本来就是涂山窑和像涂山窑一样的遗产的宿命。其实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我见到过太多为保护和保护的文化遗产，庞大的资金和媒体的喧嚣之后，遗产变为项目，项目在最后却成了遗体。当时，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抛出来沟通，是由于我依旧怀抱希望：因为，属于涂山窑的时间开始了。也许，经过设计再造，涂山窑或者真会以我们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重新出现在生活中，尽管中断了很多年，但他至少续上了一段文明。前世今生，再造的能力，究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真正的答案需要时间来回答。

朱哲琴们感兴趣的，还包括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也就是重庆黔江地区土家十三寨的“花铺盖”，早年用手纺，后来用机织，特点是色彩斑斓，图案奔放。我曾经两次去过十三寨，那里屋檐悬空，山歌悠扬，我在十三寨进行田野调查，甚至为他写过一组诗。朱哲琴带来的设计师杨芳探访到这里，杨芳是BY FANG

的创始人，她对西兰卡普的图案设计和针法很感兴趣。我怀疑杨芳会把她感兴趣的東西用到自己的品牌中去。这其实暗合我的另一个观点：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适合大规模推广，但可以作为一种小众存在。西兰卡普的布匹可以不以随波逐流，但她的造物精神和狂放的图案，其实可以设计再造到其他的品牌，从而诞生另一种生命。这也是传统文明带给现代的一种启迪，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设计再造。

这个过程中，我自然想起了著名的白象街。曾经的白象街之于重庆，如同今天的华尔街之于纽约，它拥有800年历史，但最终面临凋零和破败。几年前，开发商找到我，希望我所在的杂志能够对白象街做一期策划。要知道，那些陈旧的只站在开发角度去做的所谓宣传，我和我的杂志从来不屑为之，所以我提出：活儿可以接，但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决定。对方沉默，最终答应下来。于是我带领团队皓首穷经、钩稽史料……企图还原一个历史上真正的白象街。这个过程中，我慢慢被巨大的快乐鼓舞。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正在完成一个设计再造的过程。后来，刊物上市，效果不错，连续加印多次。但那时候我也很担忧，因为我所呈现的只是八百年前的白象街，只是纸面意义上的还原。好在，后来的白象街，尽管崭新，但大多数古迹还在，依旧有着旧时繁华的模样。

在白象街遇见朱哲琴的那个夜晚，我因事提前离开。月亮很好，独自走在白象街优雅雅致的街道，我再一次想起剑桥那些技术修缮老建筑的工人，内心突然有些忧伤，我不知道再经过800年，我走在走过的白象街是否能和今天的剑桥一样。那时候，我还想到了把干道甫的青花蓝送给我的北京诗人周琦，他曾经在黄山设计再造了爱国名妓赛金花的故事，落成后我们举杯相庆，但周琦却叹息说：今天的归园随便有多漂亮，都不是以前赛金花归园的模样。

那个秋天的夜晚，白象街的月亮很柔软，像800年前一样，但再柔软的月亮也照耀不到我或者周琦内心小小的失落和忧伤。

我们这代人，是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这类连环画长大的。犹记得童年时的街头，总有些小人书摊，两分钱看一本，翻开书页，快乐时手舞足蹈，悲伤时黯然神伤。透过一本本小小的连环画，身处一隅的孩子们看到了世界的无垠、历史之悠远。不知从何时起，连环画竟然绝迹了，等我的孩子也到了能看书的年纪，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接触的几乎都是西方的儿童绘本。虽然纸质厚实、图画精美、中英文对照、彩色印刷，西方的绘本再好，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听了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和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跃进的推荐，购得四川美术出版社新出版的天府文化旅游连环画系列之《青城山·都江堰》，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两册连环画分别是《拜水都江堰》和《问道青城山》，而主角正是李冰和张陵两位名垂千古的人物。他们造就了千秋伟业，更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

书放在家里，放学回家的儿子也拿在手里翻了翻。不一会儿，就听见他爽朗的大笑声，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书居然将他乐了？问原因，他更是笑得要岔气了。后来听他说，是看到了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竟然规规矩矩地坐在地上听张天师传道，还“连连叩拜天师，希望学习道德真经，世世代代与人为善”。说得我也不禁莞尔。儿子还说，李冰发现猕猴桃那个故事也令他惊奇，原来家乡有这么精彩的神话传说。

古蜀文明，悠远、神秘、发达，在《拜水都江堰》中，仿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浩瀚的岷江自古的西北高原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川西平原的恢宏画卷。英雄大禹带着生着翅膀、呵气成云的神兽应龙出战洪水；天神杜宇带着来自天庭、养育万众的五谷种子降下凡尘；少年鳖灵迎着滔滔江水、逆水而上的雄心壮志感动上苍……再到战国后期，李冰父子奉秦昭王之命出山治水。而生活在四川的国宝大熊猫，作为地球上已生存了800多万年的“活化石”，又看到了多少风景，见证过多少故事？在孩子眼中，这会比《指环王》更精彩，看了这两册书，又怎能不深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呢？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民族的东西也无须“敝帚自珍”，还是得让更多的人看懂、传扬开来。这就不得不说书写的翻译。依我浅见，这两册连环画的译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英语造诣颇深；二是对地方文化研究颇深，缺一不可。译者刘刚从政多年，却不忘初心，用他的话说即“总想在文化方面做点事”。多年积淀，使他能够完成两本书的全文翻译。为严谨起见，这套连环画还专门请了外国学者伯纳德·诺尔作英文校对。

书中的那些传说，有些听过，有些没听过，难能可贵的是，著者能串珠成线，别具匠心地将其连缀在一起，让读者明白，除了影视明星，除了服装品牌，我们的蜀乡天府更值得我们深深地去爱。

翻开连环画，你就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探险之旅。在孩子入睡前，你可以给他讲上一段，然后轻轻对他他说，家乡的一草一木，天府之国的灵山秀水，自有神明护佑。相信他在入睡后，定会做一个甜蜜的好梦。

灵性的山水

□ 宋正刚 都江堰

我们这代人，是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这类连环画长大的。犹记得童年时的街头，总有些小人书摊，两分钱看一本，翻开书页，快乐时手舞足蹈，悲伤时黯然神伤。透过一本本小小的连环画，身处一隅的孩子们看到了世界的无垠、历史之悠远。不知从何时起，连环画竟然绝迹了，等我的孩子也到了能看书的年纪，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接触的几乎都是西方的儿童绘本。虽然纸质厚实、图画精美、中英文对照、彩色印刷，西方的绘本再好，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听了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和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跃进的推荐，购得四川美术出版社新出版的天府文化旅游连环画系列之《青城山·都江堰》，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两册连环画分别是《拜水都江堰》和《问道青城山》，而主角正是李冰和张陵两位名垂千古的人物。他们造就了千秋伟业，更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

书放在家里，放学回家的儿子也拿在手里翻了翻。不一会儿，就听见他爽朗的大笑声，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书居然将他乐了？问原因，他更是笑得要岔气了。后来听他说，是看到了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竟然规规矩矩地坐在地上听张天师传道，还“连连叩拜天师，希望学习道德真经，世世代代与人为善”。说得我也不禁莞尔。儿子还说，李冰发现猕猴桃那个故事也令他惊奇，原来家乡有这么精彩的神话传说。

古蜀文明，悠远、神秘、发达，在《拜水都江堰》中，仿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浩瀚的岷江自古的西北高原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川西平原的恢宏画卷。英雄大禹带着生着翅膀、呵气成云的神兽应龙出战洪水；天神杜宇带着来自天庭、养育万众的五谷种子降下凡尘；少年鳖灵迎着滔滔江水、逆水而上的雄心壮志感动上苍……再到战国后期，李冰父子奉秦昭王之命出山治水。而生活在四川的国宝大熊猫，作为地球上已生存了800多万年的“活化石”，又看到了多少风景，见证过多少故事？在孩子眼中，这会比《指环王》更精彩，看了这两册书，又怎能不深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呢？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民族的东西也无须“敝帚自珍”，还是得让更多的人看懂、传扬开来。这就不得不说书写的翻译。依我浅见，这两册连环画的译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英语造诣颇深；二是对地方文化研究颇深，缺一不可。译者刘刚从政多年，却不忘初心，用他的话说即“总想在文化方面做点事”。多年积淀，使他能够完成两本书的全文翻译。为严谨起见，这套连环画还专门请了外国学者伯纳德·诺尔作英文校对。

书中的那些传说，有些听过，有些没听过，难能可贵的是，著者能串珠成线，别具匠心地将其连缀在一起，让读者明白，除了影视明星，除了服装品牌，我们的蜀乡天府更值得我们深深地去爱。

翻开连环画，你就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探险之旅。在孩子入睡前，你可以给他讲上一段，然后轻轻对他他说，家乡的一草一木，天府之国的灵山秀水，自有神明护佑。相信他在入睡后，定会做一个甜蜜的好梦。



扫码上封面新闻，看更多老成都风情。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潮最新资讯